

# 井上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中的时间构建

高 慧 姜毅然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00124

**摘 要：**井上靖在其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中，构建出一个跨时空的文学世界。《敦煌》以赵行德的科举失败展开时间的延宕，使人物在尚未成为何种人的状态下不断成长；《楼兰》以楼兰王妃之死象征楼兰文明的消逝，同时通过对自然环境变化的描写表明楼兰断裂于历史长河的宿命；《孔子》则借助蔦姜的感官刺激使时间发生逆流，在回忆中再现孔子的形象与精神。井上靖通过小说中不同的时间构建成功塑造出鲜活的历史人物，体现出其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类文明的反思。

**关键词：**井上靖；历史小说；中国题材；时间构建

## 引言

井上靖是日本多产作家，一生创作了两千多部作品，其中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成就最为卓越。在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中，他既注重史实的准确性，又追求作品的艺术性与趣味性，巧妙结合历史史实与艺术虚构，构建了一个跨时空的文学世界。这一世界既是井上靖个人对历史的凝视，又是其自我生命体验的精神空间。井上靖结合个人经历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小人物的形象，他们既不是历史的掌舵者，也不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而是裹挟在历史缝隙中生存的普通个体。井上靖借助这些小人物的生命体验嵌入时间的持续、断裂和逆流三种形态，将宏大历史叙事转化为对个体存在有限性和人类文明命运的思考。本文拟从《敦煌》《楼兰》《孔子》考察井上靖在不同作品中如何对历史时间进行重构。

## 一、时间持续与成长

井上靖的历史小说继承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多采用传统的史传体例。不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中主人公上演不同的人生轨迹与命运，而成长最显著的表现是人物身体和心理上的动态发展。若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加以观照，则这种成长型主人

公正是此在的典型。此在永远是超越于自己的，他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向未来敞开。未来是尚未的，过去是不再的，这两种否定——尚未的与不再的——渗透于他的存在<sup>[1]</sup>。人物的成长不是朝向既定目标的实现，而是在介于“尚未成为何种人”与“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之间不断展开。

《敦煌》中的赵行德身处大宋学而仕则优的价值体系之中，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是儒家士人实现自我的正统路径。然而井上靖在开篇为赵行德设定了因意外嗜睡而科举落第的情节，拒绝了功名成就这一传统成长模式，同时折射出青年时代井上靖的身影。正如福田宏年所指出的，自卑感构成了井上靖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内核<sup>[2]</sup>。这种心理经验与井上靖少年多次考试失利密切相关，并在作品中反复显现。但考试失败带来的挫败感并没有使主人公陷入自我否定的漩涡中。井上靖将赵行德置入一种漫长粘稠的时间绵延之中，摸索一条偏离传统的人生蹊径，即前往西夏去触及“他从不曾梦想过的强有力而又无价的东西”<sup>[3]</sup>。此行剔除了传统儒学伦理中的家国情怀，镇边政策、西夏边患均被搁置一边。这一选择不是简单的逃避，而是赵行德放下世俗功名与生死安危，主动脱离预设的人生轨道，对过去自我的一种超越。

赵行德在西行途中凭借识文断字被编入朱王礼的麾下。他在甘州之战时解救了一名回鹘郡主，并与之相恋。但因派遣兴庆学习西夏文，他便将郡主托付于朱王礼，不料郡主遭西夏王李元昊掳掠，被迫从妾。而赵行德沉浸在汉夏文字表的编撰中，错过了与郡主约定的归期。待重逢时他目睹了郡主的坠亡，意识到她是为守护贞洁与爱情而死，愈发坚定了这段感情。即使尉迟光以性命

## 作者简介：

高慧（2000.04），女，山西吕梁人，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日制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姜毅然（1972.12），女，黑龙江嫩江人，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

作要挟，他也不愿交出郡主赠与的玉珠项链。这种女为男殉情，男为女誓死守护信物的极致浪漫超越了单方面要求女性节烈的传统男权道德<sup>[4]</sup>。井上靖没有将这种情爱停留在缅怀或痛苦之中，而是借由赵行德心境的转变，将其升华为一种精神洗炼后的纯粹赞礼。与宋王礼的复仇相比，赵行德将对郡主的爱延续在文化守护行动之中，他在誊译完佛经后，在结尾写入对郡主的祝愿：“次愿甘州郡主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sup>[5]</sup>。这段发愿不仅是单纯的祈愿，亦是赵行德对郡主的殉情所能给出的最高规格的回应。他以文字的永恒来回应生命的速朽，将爱升华至文明传承的责任，使得郡主的精神和文明的火种得以延续。

赵行德在回顾过往时，将自己的人生视为水往低处流。他自认为“即或人生得以重新来过，只要客观环境不变，他恐怕还是会走同样的路。”<sup>[6]</sup>但瓜州陷落，沙州危机让他意识到经典不同于财宝、生命、权力，它不附属于任何人。此刻他不再是宋朝士子，而是决心以一个异域人的身份担负起文化保存的重大责任。他利用商人尉迟光的贪婪心理，将寺庙中的佛经伪装成财宝藏入千佛洞。井上靖通过描写赵行德反复手抱经卷空手返回的机械劳作推进其精神沉淀，在将最后一卷经书放入洞窟并封存的时刻，赵行德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与安心。在历史的潮流中，个体行为是如此渺小与无力，井上靖肯定了赵行德在保护佛经行动中的存在价值。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在的自觉状态，当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时，反而更愿意将生命投入于某种超越自我的事物之中。不仅是赵行德，井上靖其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既有自卑感，又为克服与超越挫折而毕生努力，成为不断证明自我的行动者。<sup>[7]</sup>可以说，井上靖在历史小说时间框架中塑造的人物成长，表现为一种在时间持续经验中逐渐超越自我的过程。

## 二、时间断裂与死亡

人在时间流逝的持续经验中会形成的对自身有终性的清醒认识。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生命的消逝不是时间序列上的最后一刻，而是此在有机会以本真的方式面向自身。文学中，生命的终止也被视为永恒的主题。在小说《楼兰》中，这一主题被放大为对整套文明时间断裂的宿命感。楼兰的消失是历史与自然规律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楼兰老国王被迫在汉和匈奴两大强权中周旋，最终因积劳成疾而亡。楼兰在亲匈与亲汉之间反复摇摆，最后归属于汉的管辖体系，其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时间在政治层面被截断。与绵延数百年的中原王朝相

比，楼兰在史书中只留下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刻度。而另一方面，楼兰的存在以特定的地理环境结构为生存基础。罗布泊湖与塔里木河支流构成的三角洲为其提供耕地与水源，灌溉渠网支撑着城邑与农田的运转。然而，随着河流改道、湖泊萎缩，承载文明的自然时间开始崩坏。风沙覆盖的楼兰城、干涸河床的白色床面，都是时间被封存的痕迹。自然以物质形式把过去封锁在某处，当时间发生断裂时，文明便失去了寄居空间，楼兰只能以考古遗迹的形式浮现于后世视野之中。

从楼兰人的迁都与回归来看，他们的行动并没有改变楼兰的宿命。楼兰人在迁都时领会到王妃的死亡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消逝，更体现了楼兰人对楼兰的爱与乡愁<sup>[8]</sup>。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赋予生命整体意义的极限时刻。只有在面向死亡的瞬间，时间才真正成为自我的时间。对楼兰人来说，罗布泊湖是神，是祖先，是自己的生息之本。一旦离开罗布泊，楼兰人这一身份秩序和文化认同便难以成立。王妃的死唤醒他们不得不直面故土、身份一同失去的残酷真相。楼兰人在迁都后多次尝试回归故土，每次的回归勾勒出楼兰消逝的全景。从沦为军事要塞到兵戈交战的战场乃至成为废墟，最后淹没在大漠之中。这一变迁呈现出文明在历史时间中的耗尽状态和向死而在。作为终有一死者的集合，文明也有面临终结的时刻。当这种终结以物化的形式呈现时，便迫使生者承认人的有限并重新审视其当下的存在方式。小说末尾提及罗布泊的回归反衬出人类历史的不可逆性。河流可以因自然循环再次流动起来，但楼兰作为文明的承载体却只能以遗迹的形式存在。与《敦煌》中个体通过时间延宕中超越自己不同，《楼兰》以时间多次断裂呈现出人类文明兴衰在自然面前的转瞬即逝。

## 三、时间逆流与回忆

井上靖的长篇历史小说《孔子》通过片断式叙事与回忆性结构，突破了以往历史小说以历史人物为核心，以线性时间推进的惯性写法。以记忆闪回、梦境、对话中的追溯等方式拼贴时间，使时间呈现逆流的状态。“回忆不仅仅是关于过去对象意识，而且是关于曾经被感知的、并且被我感知过的、在我的过去的此时此地曾经给予过的对象的意识”。在小说《孔子》中，井上靖将回忆植根于叙事者焉姜的身体与感官之中。焉姜在与众多孔子学研究者的问答中，多次通过某一感官的刺激，使时间发生逆流，叙述视角从当下的隐居之地猛然追溯到数十年前的颠沛流离。这种以感官与痛感为锚定点的回忆机制，使时间在小说中的跳跃具有了内在必然性和

诗意正当性，体现了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时间经验。

小说多次提及鸟鸣及鸟的振翅之声，以听觉印象来激活蒿姜的记忆。例如，第三章中，蒿姜与访客们探讨子路、子贡、颜回三人中，孔子评价最高、最钟爱者是谁。远处传来的候鸟振翼之声打断了谈话，由此触发了蒿姜身体内部的共鸣，将他的思绪引往昔日同孔子仰望候鸟迁徙的光景。“秋季候鸟大群迁徙，壮观慑人，以夫子为首，一行人各自以满怀感动仰首云天。”<sup>[7]</sup>他仿佛又重新看到淮河河畔孔子等人如何仰望天空至脖颈僵硬，又如何双手合抱脖颈恢复原状。时间凭借候鸟振翅的声音，将现在的山林与过去的淮水叠印在一起，只是当年同行之人，如今只剩蒿姜一人，传递出对孔子的怀念与敬爱之情。

作为亡国遗民，蒿姜的记忆必然缠绕着饥饿与疲惫，这种痛苦的身体经验也成为触发回忆的关键因素。孔子一行人在离开陈国前往负函途中遭残兵洗劫，在陈蔡荒野地带断粮数日。断粮期间身体的极限状态使人的时间感发生紊乱，记不清楚离开陈国是第八天还是第九天。蒿姜在当下叙述时触及那段游魂般的经历，意识便会沿着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官路径回溯，彼时小村落的情景随之重现。边境、夕阳余晖、淡紫色花朵，子路高声质问“君子亦有穷乎”而孔子以“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回应<sup>[7]</sup>。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蒿姜意识中“过去曾在此被给予”的感知场域。尽管身体在生理边缘游离但并未削弱官能感应，反而强化视觉和听觉，使这一瞬间从连续时间中抽离出来，成为回忆中最深刻的一部分。盛开的花朵与孔子言说交相呼应，成为困境中的精神支点，饥乏带来不止有苦难，还有存在价值的感知。

蒿姜谈及晚年重返负函，记忆中的灯火与当下山中的灯火叠印在同一视域中，光影交叠间，他领悟到孔学蕴含的温情。人活一世，无论贵贱，最大的福分就是能平安回到故乡，看着家里的灯火亮起。孔子奔波一生，就是为了守护世人这份微小的安宁。小说结尾的闪电暴雨再次将时光回溯到当年追随孔子在宋都郊外度过的雷雨之夜。自那之后，效仿孔子坦然迎接风雨便成为他的修身之道。这种处变不惊的态度亦是井上靖晚年对抗食道癌的现实写照。借助视觉诱发的回忆，促使蒿姜与访客复刻孔子的举止，使孔子泰然处事的哲学在时空流转中获得传承。

由此可见，听觉、视觉及身体经验共同构成蒿姜回忆的感官锚点，感官受到刺激后便牵引意识回溯到往昔

场景中，形成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时空跳跃，使时间在小说中产生逆流。井上靖在小说中构建了当下时空作为回忆的基点，每章都以来访者的提问作为引子，通过问答模式再现史料中的场景，叙事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灵活切换。这种横式结构既借鉴了日本传统物语的平面性与并列性，又结合了现代意识流手法<sup>[8]</sup>。时间在意识中不断折返，历史人物不再只是过去的遗影，而成为当下的精神同行者。海德格尔的回忆即诗在此得到具象体现，通过回忆，历史事件被诗化，人物精神得以传承，文化价值得以延续。

### 结语

将《敦煌》《楼兰》《孔子》中时间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井上靖在不同历史题材的小说中对时间的处理虽各有侧重，但呈现出逻辑一致的时间美学。《敦煌》借赵行德的成长将个体命运与文化遗产交织，形成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叙事张力；在《楼兰》中，通过楼兰在历史时间和自然时间中的断裂，展现文明兴衰的宿命感；《孔子》则以蒿姜的回忆为线索，再现了孔子的精神。无论是文明兴衰、文化交融，还是个体命运的流转，井上靖在小说构建出的时间语境使历史、个体与读者的当下体验产生了深层共鸣。

### 参考文献

- [1] 傅松雪：《时间美学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
- [2] 福田宏年：《增補井上靖評伝覚》東京：集英社1991年出版，第40頁
- [3] [日]井上靖《敦煌》刘慕沙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2页，第77页，第142页
- [4] 李玲.井上靖小说《敦煌》的生命境界建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6):33-40+169.
- [5] 何志勇：《中日交流文化视域下的井上靖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
- [6] 何志勇.试论井上靖小说《楼兰》的创作意图[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04):64-68.
- [7] [日]井上靖《孔子》刘慕沙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第48页
- [8] 黄华.试论井上靖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美学特征[J].江西社会科学,2003,(11):106-108.